

孙犁

耕堂读书记 续编



大象出版社

I246.7/7+1

:2

2008

孙犁

耕堂读书记
续编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耕堂读书记/孙犁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347 - 5207 - 0

I. 耕... II. 孙... III. 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901 号

责任编辑 罗少强 谭宗远

责任校对 管 昕

装帧设计 张 胜·生生书房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 - 63863551)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7.375 印张 300 千字 12 插页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 63955319

探道法之理述性命之情
著夫人之興明死生之
變以論理之文如列
禦寇莊周之作是
也別黑白陰陽安
其歸宿決其嫌疑
以論事之文如蘇秦
之所作是也考同異
次舊聞不虛美不隱
惡人以為實錄以叙
事之文如司馬遷班
固之所作是也秦少將論文
書贈
致凝
一九六二年三月廿四日
孫犁

文徵明紅書高騷

文字為之具，以易為易，謂為主，用作裝飾，亦在
以三整有佳，余將有以為美。近有作女，以粗以
怪為真，以醜為美，所作字倚斜懶惰，如婢才，大亂
石，為杜幹。余亦在女，以挺存作筆，表漢大庭，乃為
之中，以作書，按者則可，作書法看，則令人常笑
皆能。余近習字，書以仿統為重，求其有法有
依，絕不作粗縱之態也。

一六五一年元月六日病後可
記於小庵窗下

書衣上的文字

中国人民邮政明信片



1-1986

2^分 中国人民邮政 2^分 中国人民邮政

面值五分

收信人地址:

10
北京 後内大街
中国商业出版社

收信人姓名:

卫建民同志

寄信人地址姓名:

天津日报 孙犁
300020

建民同志：
刚收到您寄来的书，这样
麻烦您，十分感谢。
我原有二卷解放后的原
才子付，付之一弃，也读过。后
来被那位时同志，斜着送人了。
因此，在我脑子里，我「缺」这一
本书，想补上，其心实不独再
读。前几身见中华书局出了二卷
「校等」，这四代资料目录
又见到「校注」，（上次误守
为校聚）一礼又为还之中华那一
本，看了序言，才知道西隅万
万是我近年的苦衷疏了。好了，书
算补上了，劳您跑了几个地方，
再感谢！
孙犁 8/2

致友人明信片

目次

买《太平广记》记	1
我的二十四史	4
我的书目书	7
谈笔记小说	10
读《史记》记（上）	16
读《史记》记（中）	25
读《史记》记（下）	35
读《史记》记（跋）	43
我的经部书	46
我的史部书	51

我的子部书	56
我的集部书	63
我的丛书零种	71
读唐人传奇记	76
《朱买臣传》	85
《司马相如传》	88
《义门读书记》	91
岳少保书武侯出师二表	94
《船山全书》	96
题《纪晓岚文集》	99
读《东坡先生年谱》	101
读《后汉书》小引	106
读《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	109
(一个音乐家的悲剧)	
读《后汉书卷二十八·冯衍传》	113
(一个文过其实的人)	
读《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	117
(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文人)	
读《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122
(一篇好传记)	

读《后汉书卷三十六·贾逵传》	126
(关于经术)	
读《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	130
(关于交友)	
题《汉娄寿碑》	134
题《簠斋古印集》	136
题《袁世凯奏议》	138
题《唐才子传校注》	140
买《朱子语类》记	142
题《何典》	146
题《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148
题《秦淮广记》	152
题俞樾书枫桥夜泊诗(石刻)	154
题《簠斋藏镜》	156
题《古泉丛话》	159
我的“珍贵二等”	161
题《梅村家藏稿》	164
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	166
题《明史纪事本末》	167
读画论记	168

甲戌理书记	186
理书续记	203
理书三记	215
理书四记	229
读《清代文字狱档》记	243
编后记	249

买《太平广记》记

我第一次买得的《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短缺两册，用两本《人海记》充衬着。书是从天津劝业场三楼藻玉堂买的，当时的掌柜，是深县一带口音，他诚实地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说：“闲看去吧，不好补。”

回到家来，把书装订整理了一下，也没有仔细读，就放起来，“文革”以后，所抄书籍发还，我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同志。这部书，我买时价钱五元。

对于这部声名显赫的书，我有了这部残缺的石印本，还是不甘心，后来又在天津古籍书店和平路门市部，即过去的泰康商场楼下，买了一部小木版的《太平广记》，木夹，并八套，六十四册。书是山东开雕的，字体倒也清楚，只是纸张

不好，是一种很薄的黄色土纸，就像乡下用的烧纸。前两册，还有些圈点、批注，是原阅书人做的，弄得纸面很不干净。书籍发还以后，这部书送给了李克明同志。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版本之好，对于这些古董玩意儿，一定不会喜好的。这部书，我买时，价钱十八元。

这种小木版的《太平广记》，我还见过广东的一种刻本，虽系白纸，但字体漫漶过甚，还不及此本清晰。

买书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一样，总是逐步升级，得陇望蜀。我又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旧书店觅购明刊影印本的《太平广记》。不久，书籍寄来，共十函，六十册，宣纸印刷，磁青书面，丝线装订，雍容华贵，不可言状。价一百元。据书店人称，茅盾同志亦在寻找此书，因我登记较早，故归我所有。此书抄家后，被列为珍贵二等，发还书籍时，示意我“捐献国家”，我当时答称，业务所需，不愿捐献，请按政策办事。执事者遂把书还我，书尚完好，只是碰掉几个骨签。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的《太平广记》，我也买了一部，是一九六一年印本，纸张稍黑。近年我们排印的古籍，虽所据为善本，然因校对工作搞不上去，常常事与愿违，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在五十年代，天津僻静街道上，常有书摊，在北大关一胡同中，我曾见明刊本《太平广记》十余册，蓝色虎

皮宣纸封皮。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犹豫未买，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后颇悔之。会文堂在夫子庙街，主人为清朝一宦官，时常挟一青包袱，往来于早市冷摊，精于版本之学。

我的二十四史

一九四九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廿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

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我是穷学生出身，又在解放区多年，进城后携家带口，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幼年养成的爱书积习，又滋长起来。最初，只是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旧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这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了。

最初，我从天祥书肆，买了一部涵芬楼影印本的《史记》，是据武英殿本。本子较小，字体也不太清晰。涵芬楼影印的这部廿四史，后来我见过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装，然后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还有瓦檐的装饰。但纸张较劣，本子较小是它的缺点，因此，并不为藏书家所珍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爱同文书局石印的廿四史，它也是根据武英殿本，但纸张洁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来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装，然后堆叠起来，自成一面墙，很是大方。我只买了一部《梁书》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印的前四史，很洁整，当时我还是胸无大志，以为买了前四史读读，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钱买了下来。因为开了

这个头，以后就陆续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廿四史零种。其实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廿四史，并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为仿宋，字也够大，但以字体扁而行紧密，看起来，还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虽稀，但所用纸张，无论黑白，都是洋纸，吸墨不良，多有油渍。中华书局的廿四史，也是据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说还可以，总之，并不引人喜爱。清末，有几处官书局，分印廿四史，金陵书局出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几种，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见过，以本子太大，携带不便，失之交臂之间。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联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东华录》《纪事本末》等。这种书，用木板夹起，“文化大革命”中，抄书发还，院中小儿，视为奇观，亦可纪也。

我的《陈书》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百衲本。这种本子在版本学术上很有价值，但读起来并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刘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册，印制颇精。

国家标点的廿四史，可谓善本，读起来也方便。因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书，后来只买了《魏书》《辽史》。发见这种新书，厚重得很，反不及线装书，便利老年人阅读。

这样东拼西凑，我的廿四史，也可以说是百衲本了。